

昆仑散记

楊友德等著

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龍崗風光

龍崗風光

龍崗風光



崑崙散記

楊友德等著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五九年·西安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一本散文特写集，包括九篇作品：《广阔的盐海》、《冷湖散记》、《黑金城见闻》、《初到唐古拉》、《我想起了你们》、《失踪的人》、《万里相会》等。作者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，清新的笔调，给我们描绘了祖国西北地区无限富饶美丽的图景和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同时更有力地描写了人们在创造新生活中的远大理想和高贵品质。

东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西安北大街109号)

西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04号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：787×1092 耗1/32·3 $\frac{9}{16}$ 印张·56,350字

1960年2月第一版 1960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9,000 定价：(6) 三角一分

统一书号：10147·108

目 次

广闊的盐海.....	杨友德 (1)
冷湖散記.....	杨友德 (12)
“黑金城”見聞.....	杨友德 (22)
初到唐古拉.....	刘汉君 (30)
我想起了你們.....	杨友德 (44)
失踪的人.....	刘汉君 (54)
飯站夜話.....	刘汉君 (71)
持有奖章的人.....	杨友德 (82)
万里相会.....	刘汉君 (91)

广 闊 的 盐 海

楊 友 德

“草尕得毛”——茶卡

茶卡，是蒙話，就是盐池的意思；草尕得毛，是藏語，意思是說茶卡是一个銀白色的聚宝盆。

我来到青海之前，听說過許多有关青海盐的故事；当我来到青海，亲眼看到很多有关盐的奇跡。在柴达木盆地內，很多房屋建筑在盐上，很多帐篷搭在盐上，有的公路还从盐上通过。……有盐山，有盐桥，有一般的結晶盐，也有罕見的被国际友人們所讚揚的玻璃盐。然而，青海产盐最有名、品位最高的，莫过于茶卡——这个銀白色的聚宝盆了。

我这是第三次来到茶卡，它已經不是旧有的模样。这个青藏与青新公路的必通要站，这个通往柴达木的大厅，还是前年只有几間土屋的茶卡么？沿着市鎮的大街，我探寻着那旧日的足迹——前年我們去柴达木的茫崖路过这里，在一道土围牆里燒水的地方，再也找不見了。滿街，是风尘仆仆的年青的地質勘探人員和林、农业勘探人員，还有策馬走进市鎮的蒙族兄弟們，穿行在成行成排的汽車

中間。眼前閃過的是，一排排新矗立起來的高大建築物，還有遠處冒着炊煙的白帆布蒙古包。茶卡，青海的鹽都，我幾乎不認識你了！

在距市鎮不遠的地方，有一片巨大的銀白色的鹽海，它好象盛滿了一湖的水晶，閃閃發光，映出了雄巍的雪山，和雪山下草原上茶卡市鎮的容顏，我仿佛走入神仙般的水晶宮里……

從古至今，當地蒙民傳說着茶卡的美麗的故事：在遙遠的記不清的年代里，一個皇帝的女人，從西藏拉薩往內地走，經過這裡，她被這塊四山環抱着的小盆地的優美山水，迷戀住了，於是住了下來。當她走後，這裡忽然誕生了一個鹽池。從這個不確切的傳說里，可以看出，連皇族也看上茶卡這個地方。據地質學家們科學的觀察，第四紀初期，地球地殼發生斷裂，茶卡鹽池就形成了。三百年前，人們發現了它，這裡才開始有了人煙。那時，鹽池由“茶卡”、“柯柯”、“王家”三個旗，把住東、南、西北三個海口，共同經營着它。人們並不需要多少代價，便可到鹽海里取用。就是遠方來客，他們只要帶些布、茶、酥油，便可滿載而歸。多少年多少代以來，四川、甘肅等地的商人們，也用上千的駱駝，成萬的牦牛，馱呵、馱呵，鹽池依然是這樣丰满！依然是一百二十五平方公里的面積！當地蒙族人民說：“鹽池的鹽，每年要長幾次呢！”它現在的容量，可以供全國六億人民吃一百六十年！

一九三五年，馬匪步芳的父亲馬麟，派了他的狗腿馬元海来到茶卡，名义上是向蒙族人們“租借”，給了少許的布、茶，实际上是抢夺，从此，茶卡盐池落入苦难的海里。

在 盐 海

我們去盐海，开始走的是条小路，它是盐工們来来往往踩下的。它本来是条黃土小道，現在上面已經鋪上了一层厚厚的白霜。人們說，东海里的水，浓度只要有十五度，就能晒成盐粒，而茶卡盐海的水，浓度已达到二十五度以上。这里的海水，一溅到衣服上，鞋袜上，頓時就会染上盐晶。难怪这四周的草滩，都散着一片白茫茫的銀霜。

我們走在小路上，不禁回想起过去。解放前，多少蒙族的盐工們，在馬匪的迫害下，光着双脚，在盐水里，长年累月地泡着，浸蝕着。脚，泡烂了，开了裂口，还要站在海里捞盐。他們赤着臂膀，淌着大汗，拖着疲憊的身躯，出海进海，长年累月脚踏在这条小路上。有的人被队长的皮鞭抽打出血来，在这条小路上，留下了鮮紅的脚印；有的人因为飢餓，劳累，跌倒在这条小路上。……那时，茶卡旗的蒙民，大部份人家沒有蒙古包，沒有一只羊，一匹馬，只好給別的旗去挡羊，或者进盐海挖盐。过去的盐工，当太阳还没有开起来的时候，就被强迫赶进了盐海。夏天，海悶得象个蒸籠，冬天，海冻得象个冰窖。他們从早到晚，从春到冬，挖呵，捞呵，到月头，才换得几尺窄窄的粗

布，一点茯茶。过去，一包茶价值二十块白洋，盐工們三个月，五个月，还掙不到一包，有时連一袋旱烟的錢都从怀里掏不出来。天晴时，他們进海挖盐，太阳的光反射在海上，把眼睛都刺紅了。流泪，蝕烂，有誰管？晚上，他們出了海，走进搭在草滩上的破烂而又矮小的黑牛毛帐篷里，啃几咀黑青稞麸子饅。……他們受的苦最重，得到的却是更多的苦难。統治者叫他們每人每天要挖近兩万斤的十堆盐。什么时候挖完，什么时候出海；什么时候挖不完，就得熬到什么时候！

一次，蒙族小公布的父亲，他把十堆盐挖好，刚要出海，管理盐工的队长来了，不由分說，把他挖好的十堆盐一气踩平。于是，老人不得不从头挖。天黑，夜冷，盐海的风好似刀子，刺在老人身上。他走出盐海，找到队长，握住他的手求情：

“队长，天黑了，就让我回家吧！天明，我再补挖！”

这个队长，一見老人这双挖盐的手，握住他的衣袖，害怕髒了衣服，登时暴跳起来。他掏出手枪，对准老人。盐工們給他們講道理，然而，那时道理二字是不存在的。就在那狂风怒吼的夜里，老人，在一頓木棍的痛打下，与草原、盐池永別了。……

小路已經走完，我們漸漸接近盐海。在前面，是一条伸展到海心去的輕便鉄軌道。它，架在盐海里的盐盖上，一直通向采盐工地。順着軌道望去，在盐海里站立起无数座白

色的峯峦，象銀塔般吐射着光芒！它們可以和高原上的雪山媲美！这些白色的峯峦，是盐工們用盐堆起来的盐山。它們，再也用不着工人們駝着背，弓着腰，扛出海边，而是通过这条五公里长的軌道，用平車把盐山移在海岸！

天空是晴朗的，映入海里的几朵白云，象飘着几只白帆。我們沿着鉄軌走着来到采盐工地。盐工們兩個人一对，四个人一組，各占着一条盐渠采挖着。这些盐渠称为“划区开采，寬坑深撈”，比在田間抗旱挖的水渠要长，要寬。这样进行开采，既不破坏盐田，又有次序，又美观！工人們就在这长渠的兩旁，用鋼鑽搗开坚硬的盐盖，清理掉皮盐，搗松盐层，再用耙子前后一拉一送地将盐粒在水里洗淨，最后用鉄杓撈出来。一杓足足有五、六公斤。

走过一座盐山，又一座盐山；我看到在每个工人的面孔上，都洋溢着欢乐。盐工們住过的黑牛毛帐篷拆掉了，代替它的，是新盖起的瓦房。在他們一天只拿过几小团黑麸子饅的手里，今天是三頓又白又松軟的白面饅。每人每月的工資，都在百元以上。今天，他們进海采盐，戴着草帽，戴着保护眼睛的墨鏡，身着拦挡盐水的套褲；脚上纏了脚布，蹬上胶靴。从前他們撈盐，只有一个鋼鑽，一把鉄杓，煞費气力，洒了多少汗滴，不但盐撈得不多，且又不洁淨；今天他們不但有鑽，有杓，还有鉄鍬，洗盐斗，耙子……省去多少气力，提高了采盐效率。这些，看起来有人会說算不了什么，但是，对这样一个偏远而又交通不

便的盐池来说，从他们以往用原始的采盐方法来看，不是有了很大的改革吗？不是大踏步地向前跨了几个世纪吗？盐工们又怎么能不欢乐？有谁能制止住他们的欢乐！

在采盐区，我认识了蒙族生产队长，谈拍棠同志。他高大的个儿，一副赤铜色的面孔上时常含着微笑。他为人和气而又谦虚。他正在盐山里跑来跑去，拿着皮尺，丈量着盐山。他是湟沉人，从九岁给人家挡羊，一直挡到十五岁。旧的生活，逼得他没有生路，在黄河的大浪上被迫给马匪放伐木材。解放后，他被送到西北人民大学学习。五〇年来到盐池。开始，做“司秤员”，在党的教育下，他一天一天熟悉了业务，做了生产队长。每天，他和盐工们一同进海，一同出海。夏天，他的脸被太阳晒得起了皮，冬天，手被冻得裂了口子。他从来没有背着人喊过一句苦，当着人说过一句怨言。新的盐工们来了，他要给他们教打盐盖、捞盐、整盐堆，教他们掌握铁杓，钢鑽。他不但是一个好样的技术员，也是一个好样的生产队长。他说：“我们要给人民吃好盐，吃净盐，吃贱盐！”是谁将这个挡羊娃培育成一个出色的盐业管理人员呢？用谈拍棠同志自己的话，这就是：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们少数民族！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谈拍棠！”

天快晌午了，新的盐山在工人们手下，又成长了起来。我站在盐海上，看着可敬的盐工们，想起祖国四面八方的熟皮制革厂，印染厂，肥皂厂，化工厂，碱厂，它们

需要盐！人們食用，牧畜业飼养拌料要它！国防建設更需要它！那么来吧，这里的盐层，最薄有一公尺到八公尺，最厚有十六公尺！真是：“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！”我站在盐海边，想起茶卡的未来。人們說，仅海岸上那兩座最大的盐山，光靠进柴达木的回空汽車，是永远也运不完的！就是火車，一趟二十个車皮，一个車皮二十吨，一天六趟列車，一年还运不到一百万吨！而这兩座盐山，有誰能估計出它們的份量呢？……

解放后，茶卡盐厂，每年都超額完成国家給他們的任務。五六年比五三年，增长了三十五倍，今年，他們任务的完成又提前了一个月零十八天。但是，随着国民經济的发展，茶卡盐厂，将要担負更大的任务。不久，这里将要建立一个新的盐厂，它給青海省就要建立的一个大型碱厂儲备盐料。那时，就要把鑽、杓、洗盐斗、鉄鍬、耙子，送进历史博物館里，盐工們将要掌握着机械化联合机进行采盐！那时的茶卡市鎮，比現在要更繁荣，更熱鬧！它，一座灯火輝煌，拥有十万人的大城市，在这历代荒涼的草灘上，就要挺立起来！

共产党人

茶卡市鎮变了，盐池变了，人們怎么能不想起党，想起毛主席，还有那些忠实于人民事业开辟茶卡的共产党人！

盐場的厂长，共产党员楊良云同志，就是开辟茶卡的一个。这天，我走进他的办公室。办公室不很大，摆着几只土制的沙发，是干部們来开会坐的。靠窗戶处，設一张小木桌，一个木凳。整个房間，看起来朴素而又洁淨。里面有个小套間，除一张床一条被和几本书以外，再也沒有什么。据說，一些負責同志来盐場时，他这間宿舍，还要招待客人。我們和他談起盐場的今昔，他总是談論着別的同志和工人們，要不是省盐务局局长的介紹，他是不肯提到自己的事蹟的。

楊良云，今年四十七岁了。四川蒼溪县人，他从小跟着父亲、母亲，給地主当长工。一九三三年，紅軍四方面軍路过他的家乡，他参加了紅軍。

在长征的日子里，他背着小馬枪，穿着草鞋，啃着皮带充飢，掬起河水解渴。炎热，寒冷，雨地，风天，他紧紧跟随紅軍，跟着党，爬过上千的雪山冰岭，蹚过成百条急湍的大河，一面打仗，一面行軍。不論当通訊員，当战士，挂花，流血，从未被困难吓倒！有一次，他腿上挂了花，因为部队是边打仗边行軍，連队曾叫他住在老乡家，等伤好后再赶部队，他說：“不，我能走，我要走！我要跟着紅軍！我死也要和紅軍死在一起！”就在这严峻的日子里，他經受住了考驗，在入党宣誓大会上，他庄严地举起了手：“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！……”

在抗日战争，他和战友們一起，东跨黄河，打日本，

打閩錫山；在大生产运动中，他用拿枪的手，紡过棉線，盖过房子，开墾过荒地；在自卫战争中，他保卫过毛主席，保卫过党中央。二十五年如一日，他从通訊員，成长为一个好样的教导員。五〇年全国大陸解放，楊良云同志轉业来到茶卡。

一九五〇年的茶卡，可以說只有这个地点，没什么人烟。几間土屋，在兵荒馬乱的时候，拆的拆，燒的燒。楊良云同志，帶着二、三十个武裝战士，十几位干部，来到这里。蒙民們进了山，別的机关还没有，只有一个盐务局。然而，党的指示在他們的心里。沒房子住，搭帐篷，用自己的手，自己的汗，砍沙柳，打土坯，在草滩上安家，在荒凉的地方落戶！那时，交通不便，沿路时常有土匪出沒。带来的粮食眼看就要吃光，怎么办呢？楊良云向同志們說：“菜，沒有了，咱們用盐水来代替！飯，一人一天一頓，每頓每人一把圪圖青稞，把它煮熟就行了！……”他又說：“同志們，把褲帶勒紧些，咱們再苦，也比不上长征苦！……为着盐池，为着草原，要粉碎一切困难！……”

楊良云同志一手料理着盐池，一手还要照看整个茶卡（原来，茶卡由他代管負責）。解放前，由于旧的盐务局对当地人們的迫害，人們是痛恨它的。楊良云同志他們来了之后，因为才解放，蒙民們依然住在山里。就在这困难的日子，他还把自己和同志們用的茶、布，收集起来，又帶上哈达，亲自去茶卡旗拜望姚尔甲王爷。他說：“現在的盐池，

是毛主席派来的人管理的盐池，是人民的盐池了！”他又給蒙民們講解政策，他說：“过去，是馬匪挑撥我們民族間不團結的。……”又說：“要保住我們的草原，保住牛馬，保住盐池，办法只有一个：大家是一家人，團結成一个拳头！……”之后，蒙民們搬回了茶卡。然而，敌人并不想叫茶卡平安，每逢半夜，茶卡旗时常发生被打劫的事。楊良云同志帶着武裝战士，深更半夜，冒着寒风，在茶卡巡邏，放哨。眼熬紅了，身体消瘦了，坚持着，坚持着。一夜，在他們帐篷周围，突然响起了枪声。一声接一声，一陣紧似一陣。是打，还是忍让？……战士們有的气愤了，要开枪还击。楊厂长立刻制止住，說道：“这里面不光有敌人，还可能有我們的好老百姓呀！……”說着，他冒着危險，和另外几位同志走出帐篷，向开枪的人群喊道：“回去吧，乡亲们！不要相信坏人的話，不要上坏人的当……”

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終于，坏人被揪了出来，茶卡太平了。党和政府給牧民們貸款，每家的羊群一天一天多了起来。盐池和市鎮，一天比一天熱鬧了。……

當我們听完了局长的話，眼前的楊良云同志突然变得更高大了。

我們的党，有多少象楊良云同志这样的党员，这样一顆紅心獻給革命，忠心耿耿于党的事业的同志！茶卡所以有今天，正是有成百成千的楊良云这样的同志建設着它，

还有那千千万万勤恳的盐工們建設着它！呵，盐海，人們都說你是热的，这是因为你收聚了太阳的光，你蓄藏着盐工們对祖国热爱的情感！

1957年8月29日急草

1958年2月8日改于西宁

冷湖散記

楊友德

变冷湖为油湖

晨，一股冷风把我吹醒。帐篷外，白茫茫一片，落雪了。四、五月，陕西八百里秦川的麦子，恐怕已上场了，而在冷湖，严寒还未消退。真是：“内地四月桃李开，冷湖之边雪花白”。

我走出帐篷，听到工会刘主席那边闹闹嚷嚷。嘈杂的声音中，有的象请求什么，有的人很激动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挤在人群里，看到刘主席咀角泛起两小团白沫，正给工人们解释着什么。站在他身前的，是一个头戴狐皮帽的青年鑽工。他那圆嘟嘟的脸，大概由于着急而涨红着。这青年，在我昨天刚起来时，看到他正用一根小木板，往脸盆里拨雪。我问他：“用雪洗衣服？”他说：“不！洗脸。水远，成本高，能省就省点。”

现在，只见他两手比来划去地说道：“刘主席，你不能偏心哪！五〇二为什么能先架，我们就不行？”

刘主席说：“不是我偏心。五〇二机械全来齐了，你们呢？”